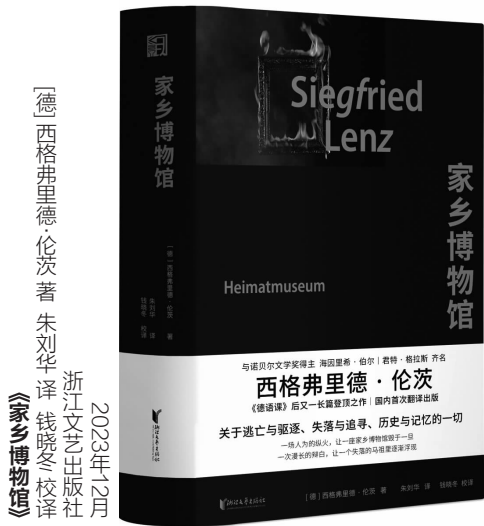


他的书,余华赔钱给图书馆也舍不得归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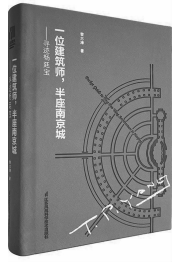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著 朱刘华译 钱晓冬校译 《家乡博物馆》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

西格弗里德·伦茨是享誉世界的德国文学巨匠,他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称“战后德语文学三大家”。其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家乡博物馆》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中文版近50万字,650余页,于2023年12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这样评价伦茨的小说:“谁想要了解德国,就应该读他的书。”而《家乡博物馆》,正是伦茨长篇小说的登峰之作,正如《周日世界报》的评价:“伦茨的巅峰之作,一本将流传几代人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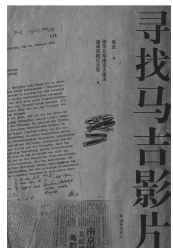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新书推荐



2023年10月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黎志涛著 《二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

杨廷宝是中国建筑巨匠,与梁思成、童寯、刘敦桢并称“建筑四杰”。作为中国第一批留洋建筑师,杨廷宝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建筑教育,亦熟悉中国古典建筑做法,为探索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建筑做出了毕生努力。了解一位建筑师最好的途径就是认识他设计的建筑。杨廷宝一生设计了120项作品,在建筑师中可谓高产。这其中有超过半数(67项)是为南京设计的,现存南京杨廷宝建筑又有近一半(33项)的传世杰作,已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建筑是南京建筑的精华,也是南京在整个20世纪历史文化的凝练。本书不同于传统建筑师作品集,只专注于建筑专业解析,而是聚焦杨廷宝本人,不论是对他作为建筑师一生的画卷呈现,还是对他与每一个作品之间故事的讲述,都能使读者了解到一位生动而立体的建筑大师,都能深深感受到他的专业素养、他的德才兼备、他的家国情怀。



2023年12月 译林出版社 陈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 《寻找马吉影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留下来的外国友人,用手中的笔、相机、摄影机等,记录下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掌握了把恶魔送上刑场的重要证据。其中,马吉牧师拍摄的16毫米胶片影像,以及拉贝记录的《拉贝日记》,是最为重要的史料文献,已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作者详细记录了各界爱国人士寻找马吉影片的艰辛过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

联合会为寻找南京大屠杀证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在各方通力合作下,“37分钟”版马吉影片被成功追回。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本书全方位揭示了马吉影片的重要性,并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鲜活而深刻的描写,凝结着几代爱国人士的奋斗与奉献,蕴含着对和平的不倦追求。



2024年1月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挪威作家约恩·福瑟著 李淑波译 《三部曲》

本书为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约恩·福瑟代表作。此版本为挪威语原文直译,描摹了现代人在荒凉大地上寻找家园的孤独感。小说从年轻的情侣阿斯勒和阿莉达离开家乡、前往比约格文(卑尔根市)开始:阿莉达已有身孕,但他们很难找到住处,不得不在寒冷雨中飘荡。后来他们找到了居所,生下了儿子小西格瓦尔。在阿斯勒外出的一天,来自故乡的人认出了他,并指出了他过去犯下的罪行……

和书中主人公一样,我们都在一个看似有很多选择、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中,寻求真正的自我安顿。读《三部曲》的过程,也是发现内心真相的旅程。福瑟将自己的小说称为“慢散文”,“我希望让故事中的每个时刻都占据它应有的、充足的时间,我希望语言可以非常平静和缓缓地流动。”这种慢散文包含许多不同的时间层次、不同场景的转换和大量内省,本书就体现了这样的行文风格。



2024年1月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英·戴安娜·阿西尔著 《未经删节》

本书作者是伦敦首屈一指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创始董事,为老板安德烈工作。她坦言,自己更喜欢的身份是“编辑”,而非“出版商”。因此,本书更像是一份职场打工人的工作手记,以阿西尔特有的坦率,畅谈工作在漫长人生中的位置与意义。在本书中,我们跟随阿西尔进入这些二战后一代文学巨匠的世界。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阿西尔从牛津

大学毕业后到BBC新闻部工作,随后认识了出版人安德烈·多伊奇,从而一同创立传奇的独立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经历。她以独特的机智和罕见坦率的散文风格,讲述了她五十年漫长出版生涯中的点点滴滴;第二部分重点回忆了自己同包括奈保尔、简·里斯在内的六位作者的交往历程,详述了这些作者的经历以及性格特点,是真实有趣的名家轶事,也是对文学的宝贵贡献。



2024年1月 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薛舒著 《父亲把我忘记》

“他会变傻,渐渐地,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会的傻子。”本书是一个女儿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的记录。继上一部《远去的人》讲述父亲患病的整个经过,本书呈现了父亲与家庭、亲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彻底告别。在描述父亲从身体、性情到智力的全面变化的同时,作者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对父辈时代的想象、对生老病死的沉思,以及一个中国家庭内部复杂难言的爱。从一个女儿和家庭的微观视角,本书

带领读者窥见社会老龄化的整体现状。作者写出了怀疑和歉疚的永不止休、爱与疾病的永恒纠缠:“当他患病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拥有或者失去了爱。”每七秒就有一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平均生存期5.9年。目前,世上还没有一种技术和药物能阻止AD患者丧失智能的脚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微不足道的延缓。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仟 整理

从《德语课》到《家乡博物馆》

伦茨一生著述颇丰,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2种语言,累计销量逾2500万册。他曾影响了莫言、余华等当代作家。莫言曾这样评价伦茨:“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日。”余华在鲁迅文学院读完伦茨的《德语课》,宁愿以三倍的价格赔偿,也不愿将它还给学校图书馆。从浙江到北京,余华一直随身携带。

1968年,《德语课》出版后的十年内,《楷模》《家乡博物馆》相继出版。这两部作品是《德语课》的延续和补充。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罗炜指出,两部作品在题材和内容上都与《德语课》直接相关,被称为“《德语课》之二”与“《德语课》之三”,1978年的《家乡博物馆》可视为伦茨在长篇创作上的又一登峰之作。

《家乡博物馆》甫一出版,便登顶《明镜》畅销书榜。这部皇皇巨著也是作者本人最偏爱的作品。当伦茨被问及如果灾难发生,会首先保留他的哪本书时,伦茨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说出《德语课》,而是提到了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家乡博物馆》。

在《德语课》中,被关进禁闭室的少年西吉·耶普森正在完成他的惩罚性作文《尽职的快乐》。这一次,在《家乡博物馆》中,老人齐格蒙特·罗加拉则是被“关进”了医院。随着老人齐格蒙特开始漫长的辩白,马祖里和家乡博物馆的故事被缓缓揭开……

关于逃亡与驱逐、失落与追寻的一切

一座搜集了马祖里文物的家乡博物馆,在一场突然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的事故,纵火者正是博物馆的建造者、搜集者、守护者齐格蒙特·罗加拉。

齐格蒙特从小跟随亚当叔叔在马祖里的土地上挖掘、搜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被陈列在家乡博物馆中,它们是马祖里悠久历史的“证人”和“证词”。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物件是回忆的存储设备,博物馆及其收藏和陈列品可被看作存放历史记忆的容器。同时,她也注意到当博物馆里的物品脱离了其原始的相关联系,在展览中将被置于一种新的联系和秩序中。

当博物馆中的物品被选择和重置,附着于展品的历史记忆也将被重构。伦茨在小说中书写了战时和战后不同意识形态两次对博物馆的征用。在齐格蒙特看来,博物馆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历史真实的面貌。他将马祖里的文物随机摆放,抵制任何整理,希望展品不带有任何倾向性。然而,二战期间,纳粹官员在视察了家乡博物馆后,希望通过清理馆藏,将这座家乡博物馆变成“德意志在东方的前

哨”“英雄主义的展示棚”,从而产生种族优越感。齐格蒙特第一次关闭了博物馆的大门,以此抵抗纳粹对博物馆的征用,对记忆的侵占。

随着马祖里的沦陷,当地无辜的人们被驱逐出东部领土,开始向西逃亡。齐格蒙特和他的家人带着博物馆的展品,一起前往石勒苏益格的埃根隆德。齐格蒙特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这场逃亡中丧生,部分展品也随着沉船沉没于波罗的海。来到石勒苏益格后,齐格蒙特再婚生子,着手重建家乡博物馆,本以为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直到勒克瑙家乡协会想要接手家乡博物馆。齐格蒙特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想要重新掌握对德国东部历史的解释权,“我们的博物馆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再一次,齐格蒙特关闭了博物馆,用一场大火将其彻底摧毁。

何处安放我们对家乡的情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语文学中,以探讨“父子”代际矛盾为主题的小说一度盛行。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以子女的视角对纳粹时期父辈的行为进行批判与反思。这种“父与子”模式在《德语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小说通过少年西吉·耶普森的视角,清算父亲战时的罪行。在《家乡博物馆》中,伦茨转变了“父与子”模式的叙述视角,他让老齐格蒙特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女儿的朋友、一个名叫马丁·韦特的青年,不停地讲述他的回忆。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在《家乡博物馆》中,伦茨对历史和“家乡”的阐释也得以拓展。

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德国不同年龄层的人们以其不同的视角经历了战争,后一代人往往是他们父辈的对立者,挑战着前一代人所代表的社会的秩序,并注明自己是对前一代人的修正。在小说中,对立与冲突通过两代人对“家乡”概念的论争传达了出来。在老齐格蒙特看来,“家乡,也是各种各样的安全感的角落,那是一个让人得到保护的地方,在语言里,在感情里,哪怕是在沉默中也能得到保护,在那里人们能够找到认同感”;然而,马丁·韦特打断了老齐格蒙特的回忆,他认为“家乡”是一个“糟糕的词”“病态的词”,家乡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甚至是傲慢的民族主义的源头。

伦茨借此提出了对“家乡”概念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当“家乡”成为马丁·韦特一代人口中令人生厌的概念时,老齐格蒙特一代人对家乡的情感何处安放?健康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界限在哪里?如果爱“家乡”不是错误,我们该如何热爱我们的家乡?

《家乡博物馆》无关清算,更关乎理解。就像伦茨曾在访谈中所说:“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讲故事为我提供了一种契机,让我能对某些困扰、某些经历有更清晰的认知。我的目的并非是非清算,而是为了能够看透。”